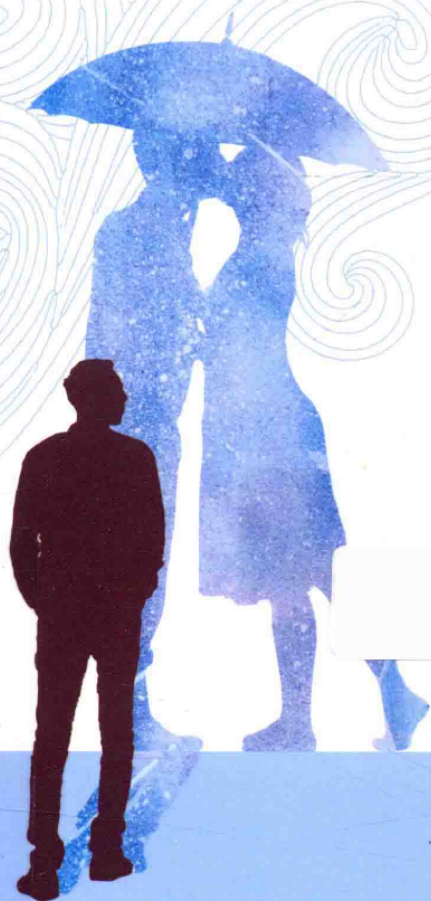


幸福

就在不远处

魏蕴晓 著

XING FU
JIE ZAI
BU YUAN CHU



越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
越是常说常新，也越是说不清道不明。
幸福，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大渴望……

幸福

就在不远处

魏蕴晓 著

上册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就在不远处/魏蕴晓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126-5650-5

I. ①幸… II. ①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7856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41千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650-5
定 价	99.80元 (全2册)

(版 权 所 属 盗 版 必 究)

序言

越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越是常说常新，也越是说不清道不明。幸福，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大渴望。也许，对于普通人来说，幸福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庸常生活中的隐秘体验，只能在心灵深处柔软地潜藏。但是，在这个多元的、群体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或兼容，或互谅，或恩怨，或情仇，或相依相偎，那就或多或少地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或许为我们解码幸福，释放着最生动最丰富的信息。

小说《幸福就在不远处》所表现的就是小人物的大人生罢。它对当代社会中的人们，苦苦寻求自我人生价值、不断地去追求幸福本真的故事进行了客观真实的表达。故事发生在堵阳市两个家庭中。主人公李敬一在事业发展过程中，面对困难和挫折，永不退缩，收获了成功和爱情。同时，小说又重点描写了吴江的赌球过程，着重揭露了在当今社会存在的这一丑恶现象，它不但让家庭妻离子散，而且也产生不稳定因素，是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发展中的障碍，作者予以谴责和鞭挞。这虽然看似老掉牙的故事，每个人都似曾经历，但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能够通过寻常故事，悲悯与善意地提醒我们，当大多数人生存还有问题、温饱没有解决的时候，温饱最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生存已不是主要问题了，如何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是值得思

考的问题。同时，我们正赶上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时代，社会的转型与调整带来了一些价值观念的混乱，那么在拥挤嘈杂的追寻幸福之路上，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究竟该怎样走？

说些题外话吧。我和蕴晓的交往，始于校园时期，三十年来亦友亦弟，常常感佩于他的执着、清醒与真实。时光流年，过往散落一地碎片，能够温暖心扉的依然是跳动的文字。他把文学当作恋人，把感悟衍化为作品，在刻画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时，更希望观照他们内心的光芒，在冷峻凛冽中流溢温情，在直面现实中彰显期盼。我对文学涉水不深，不敢妄议他创作水平的高下，但知道蕴晓的创作是严肃的。这就难得。

“想起远方的朋友 / 生命中不曾绽开的蕾 / 在灵魂的纵深处 / 次第开放 / 把所有的荣与辱、患与得 / 都存结于记忆的长廊”。读着蕴晓曾经写的这些诗句，真想给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周作人半条小船说人生，戴望舒一朵丁香万人迷，也希望蕴晓的文字追寻着时代和生活的光影，努力飞翔得更远更高。

刘春林

2017年5月于裕州

高楼林立，鸟儿高飞。春天的树木在萌芽，一只断线的风筝在天空中飘飞着。

在堵阳市滨河大道滨河草地上，几个孩子拍手，边跟着风筝跑，边叫喊着：“哇，好漂亮、好漂亮……”道路两旁的行人在驻足观看，孩子们从草地上追赶到了道路上。他们不顾一切地仰头向空中搜寻着，丝毫没注意道路上的车辆。

这时，人行道上秩序有点乱。在路边晒太阳的几个老人看到孩子们不顾一切地追寻着空中飘飞的风筝，赶忙大喊：“小心，小心啦，别跑到快车道上！”

突然，一辆私家车狂奔而来，孩子们没有注意到。一位老人见危险逼近孩子们，就急忙喊：“车……车……”私家车司机猛地来个急刹车，险些撞着孩子们。孩子们猛地一惊，急忙停下脚步。私家车司机打开车窗，探出头，“拜托了，小朋友们，快到草地上玩去，快车道上不安全。”

孩子们吐吐舌头，老实了许多。一个孩子惊魂未定地四处望着天空，“风筝呢，风筝呢？”另一个孩子有点失望地说：“唉，早都飘远了。”老人走到孩子们跟前，关心地说：“看看你们几个那个疯劲儿，刚才多悬啊！”一个孩子懂事地说：“谢谢爷爷，走咯，到草地上玩去啦！”

孩子们蜂拥似地来到草地上，老人望着孩子们的背影，笑了。

滨河路附近东方苑小区一栋居民楼内，两位少妇边爬楼梯边喘着气，香汗淋漓。她们是刘默的闺中密友，一个叫张华，另一个叫杨丽。张华正好走到楼梯的窗口，看见天空中断线飘飞的风筝说：“哇，好漂亮耶！”杨丽急忙询问：“在哪儿？在哪儿？”张华用手一指：“在那里——”

杨丽还是没有看见那只漂亮的风筝，“在哪儿呢？”“看你那眼神儿，在那呢！”张华指着窗外的风筝，跺脚，“掉下去了。”杨丽说：“啥呀？”张华没好气地抢白杨丽：“风筝，一只好大好漂亮的风筝。”

杨丽奚落着张华：“我的妈呀，看你大惊小怪的，原来是只风筝，要是看见了一位帅哥，说不定你要跳下去呢。”张华认真地说：“真的呢，和我前男友送的一模一样呢。”“哟，春天来了，老猫要发情了。”杨丽揶揄着张华，并哈哈大笑。

张华娇嗔着推了一下杨丽，“去你的，说着说着又扯到不正经的。黄蓉还有个郭靖呢，谁心里没有个隐私呢？”“你吃着碗里，还盯着锅里呢，小心你男人打折你的腿——”杨丽说道。张华眼一瞪，说：“他敢！”

“嘴硬吧，都长小狗牙了。”

“你才小狗呢。”张华在楼道内嬉笑着，追打着杨丽。杨丽一边躲，一边往楼上跑。一位老人走下楼梯，二人慌忙停下让路。老人冲着她们笑笑。

宽敞的卧室内，家具摆设有序，双人床上显得有些凌乱。年轻的母亲刘默在卧室里望着摇篮里刚出生五个月大的儿子吴文文，一脸幸福。她不时地把文文逗得咯咯直乐。后来，她把儿子抱起来，白白胖胖的吴文文躺在妈妈的怀抱里，闪着黑亮的眼睛。一只断线的风筝从玻璃窗前飘过，也许他看到了，伸开小手“啊、啊”地叫着。

“噢……噢……乖乖，眼真好，想知道那是啥？等俺文文长大了，妈妈让你姥姥也糊一只，比这还大还好看，用一根红线牵着。”刘默高兴地晃着怀里的儿子。

吴文文在刘默的怀里手舞足蹈着。刘默逗着他：“噢噢，文文知道了，文

文冲妈妈笑了。妈妈的乖，妈妈的宝，妈妈把文文摇一摇，一摇摇到外婆桥……”他好像懂得妈妈的话似的，很乖地笑着。

这时，门铃响了。“瞧瞧，俺文文多有福，说外婆，外婆到，外婆给文文做棉袄。”刘默说完，冲着外面喊：“来了，来了——”她把文文放进摇篮里，跑出去开门。

刘默开开门，没见人。她又探出头张望，张华和杨丽同时跃出来：“嗨——此楼是我盖，此门是我买，要想关门过，留下买——路——财！”她们的举动把刘默吓了一跳。定过神的刘默，惊喜地拍着张华和杨丽的肩膀，说：“妈呀，撞鬼了?! 诈尸了?! 天都二更鼓了，还要小儿科把戏，劫财呀?”

张华高兴地拉着刘默的手，“财也要，色也劫。”“说的也是，不知道你的心眼儿是不是被幸福堵着了，每天躲在蜜罐里，忘了朋友了?”杨丽附和着。

张华接着说道：“我说刘默呀，谁没有打菜地里走过，哪见过你那个娇贵样，打电话没人接，电话你也不打。”“哪儿呀，快进屋，站在外面说话多见外。”刘默赶紧把她们让进屋。张华笑道：“这就对了，够朋友味儿。”张华和杨丽走进客厅。

进到屋里，刘默对她俩说：“看你说的，我几时不够朋友了? 你们都知道，吴江爱喝酒，上月底喝高了，回来拿手机当砖头拍了。”“都这把光景了，他还把自己当疯子耍，可真够你受的。”张华笑着说道。刘默说：“可不是，要不是有文文，我非让他下不来台。”“对，这样的男人就该想个法子，好好拿搓板打打。”杨丽开着玩笑。

刘默轻叹一口气：“唉，啥办法呢? 摊上了，凑合着过日子呗，好在现在有文文了，我也懒得搭理他了。”刘默把张华、杨丽让进客厅的沙发上，拿茶杯给她们倒水。“刘默，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男人不骂，女人不大; 男人不打，上房子揭瓦。”张华坐在那里打量着客厅的周围环境。

刘默也坐到她们中间，“算了吧，他不打我就烧高香了。况且打闹不是办法啊，日子嘛，不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想那么多。”杨丽说：“刘默，你这样想就错了。”

忽然，吴文文在卧室里哭闹起来。刘默赶忙起身，“光顾和你们说话了，

忘了俺家的文文了。”杨丽、张华也起来，“走、走，看看你的宝贝去。”三人先后走进卧室。

在敬一装饰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内，李敬一靠在办公桌后面的老板椅上，右手拿着一家三口的合影盯着看。照片上的罗美凤怀里抱着五个月大的李罗，李敬一拥着她和儿子微笑地望着镜头。许久，他轻轻叹了口气，陷入沉思，眼前映起妻子出事那天的情景。

连绵起伏的山是那样的巍峨、青翠，天是那样的湛蓝，漫山遍野的迎春花是那样的灿烂。望着妻子罗美凤像孩子般跑在山路上，高兴地笑着，李敬一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在他后面，朱天娜和赵国平边走边欣赏着美丽的景色，似乎也很开心。

这时，朱天娜快步走到李敬一跟前，望着前面的罗美凤，由衷地说：“看美凤姐今天多高兴啊！”“是啊，前一阵子也真够难为她了。”李敬一高兴地松了一口气。朱天娜叹口气，说：“唉，做女人真是不容易，干事业、养孩子、顾家庭，哪样都不能少。”李敬一认真地看着朱天娜，笑着说：“你还没结婚呢，就开始发感慨了？”“唉，我是替女人鸣不平啊！”朱天娜说道。

李敬一冲朱天娜笑了笑，没再说话。朱天娜跑向罗美凤，她们一起开心地向山上爬着。两个女人生就野地里最美的风景，在这美丽的春光中充满了活力和朝气。李敬一和赵国平在后面开心地笑着。

爬山途中，朱天娜忽然发现山崖边盛开着几朵美丽的鲜花，她用手一指，急忙喊：“美凤姐，花——”罗美凤也看到了鲜花，“真好看！”“我来掐——”朱天娜说着，就要往悬崖边上去摘花。

罗美凤急忙制止朱天娜：“你没经验，还是我来吧。”她小心地爬到山崖边，轻轻地伸过手去，眼看快要够着了。忽然，一只大马蜂飞过来落在了罗美凤的手上。她一阵慌乱，脚下没踩稳，还未等其他人醒过神来，就陨石般跌落山崖。朱天娜一时呆了，李敬一看到眼前的情景，急忙冲过来，大喊：“美凤——，美凤，美凤——”

赵国平也冲过来，喊着：“美凤——”三个人一齐往山下跑去。

东方苑小区别墅区一栋别墅内，一户正在装修的房间内，女业主正在和敬一装饰公司的客户经理郭菲争吵着。女业主拿着木质地板条，说：“你看看，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牌子的木地板啊。在和你们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地写着，装修的材料必须是名牌的，必须是质量过硬的材料。你们倒好，现在弄些质量次的牌子来糊弄我，门儿都没有！”

“这个牌子的木地板质量也是最好的，我没有糊弄你！”郭菲和那个女业主据理力争。女业主生气地说：“不行！这个牌子必须换。”一工人过来冲着女业主吵：“我们要是不换呢！”郭菲赶忙推开那名工人，“快去干你的活，这里没你的事。”“不然，我就告你们违约！”女业主愤愤地说道。

郭菲不敢怠慢，急忙走出屋子来到阳台上，她带着无助的音调在打着电话：“地板材料，我没按照合同的约定购买，主要想为公司节约点开支。”

敬一装饰公司的业务副总经理赵国平在接着电话：“什么？客户说你买的地板材料不合格？！为什么？”

这时，女业主冲过来，气冲冲地说：“立马叫你们的老板来，不给我更换地板材料，你们休想再干下去！必须给我停工！”赵国平手握的话筒里传来女业主的声音，他急忙说道：“郭菲，你在听吗？你先稳着客户，我和李总马上就过去。”郭菲电话里哭的声音：“好，我等你们来。”赵国平急忙放下电话，平定了一下情绪说：“这个郭菲，净出乱子。”然后急忙走出办公室。

在总经理办公室内，李敬一还在拿着照片回忆着，赵国平走进来。李敬一看见他，急忙把照片放在办公桌上，掩饰着自己的情绪。赵国平看到桌子上的照片，关心地说：“又在想美凤吧。”李敬一默默地点点头。

赵国平轻叹一口气，说：“公司里少了美凤，这心里还真是失落了不少。李总，这事都过去三个多月了，就不要想了，还是多想想以后吧。”李敬一好像突然醒悟过来一样，“噢，东城区东方苑小区的别墅楼装饰进展到哪一步了？”

“我过来就是给你说这件事呢。负责购买装饰材料的郭菲，因购买不合格的地板材料被业主发现了，现在要求返工，正闹得凶着呢。”赵国平一脸的焦急。“这个郭菲，怎么能这样呢？走，去看看。”李敬一说着，二人走出办公室。

在刘默家的卧室内，刘默从摇篮里抱起文文，“文文乖，文文爱，文文看看谁来了。”杨丽看到可爱的吴文文，夸赞着：“哎，刘默，这就是从你身上拔出来的小萝卜啊，两个多月不见，都水灵了。”“好妹妹，哪有你这么夸人的？”刘默嗔怪地抢白了她一句。张华也嘴不饶人地数落着杨丽：“我说你呀，嘴上积点德吧，拜托你来点新颖的，别光在微信群里发小萝卜了，妹妹我都看出病来了。”

杨丽也不甘示弱地笑着说：“还说我呢？就说说刘默吧，到现在你还在咱微信群里光发小萝卜，就是不发红包。”刘默笑笑，说了一句：“省得半夜三更贼惦记着。”“你才是贼呢，发一个红包就你抢得快、抢得多。”杨丽争得脸红脖子粗。

三个人的架势把文文吓着了，“哇”的一声哭了。

“看看，两只母老虎，把俺的猴子吓哭了。文文乖，文文爱，文文抢棵大白菜——”刘默说着，赶紧把文文抱起来哄着。张华和杨丽大笑起来。“妈呀，抢红包都抢成神经了。现在的网络也真是，干吗弄个微信来折腾人！”刘默也尴尬地笑了。

三人吵闹着，刘默晃动着怀里的文文，渐渐地他就不哭了。

杨丽说：“刘默，你坐完月子到现在，一直还没和我们一起逛过街呢。我们两个趁今天礼拜天，就陪你好好逛逛街。”“逛街好呀，正好文文的尿不湿用完了，吴江那个毛手毛脚的，买了好几次都不中用。况且闷在家里这么长时间了，挺郁闷的。”刘默赞同道。

杨丽继续说：“那好，你就权当我们是你的跟班。”“瞧瞧，你那个心眼就像根针鼻儿，光许你在微信群里忽悠我，就不能帮我拎几样东西？”刘默说笑着收拾着出门的东西。“她呀，生的是人贩子的命，着急的时候，插根稻草把自己也敢卖了。”张华的嘴也不饶人。杨丽说：“我说你个贫嘴，满口的豆芽菜。”

“刘默你看看，说着说着，她就又来了。”张华指着杨丽，笑道。刘默赶紧催她俩：“算了算了，我不搅和你俩那嘴皮官司，都是过来人，谁不知道那几

个小九九？说说笑笑，不追不闹，还是逛街正道！要是晚一步，俺那贪嘴的吴江回来了，不把你们两个小馋虫勾走卖了才怪呢。”

“他敢，借他贼心他也没有那贼胆，惹恼了，我把他剁吧剁吧。”杨丽好像挺富有正义感的样子。“乖乖，刘默，撞见高手了吧，说不定捎带着把香蕉皮也剥了呢，咱俩还是走吧，留她给吴江享受吧。”张华笑着推着怀里抱着吴文文的刘默向外走。三人就从卧室走出来，然后出门。

楼道内，刘默抱着文文走在前面，张华和杨丽在后面逗着文文。文文在妈妈的怀抱里好奇地看着她俩，并来回地扭动着，不停地用小手拍打着刘默的肩膀。张华在后面羡慕地说：“刘默呀，你真有福，十月怀胎生了这么可爱的宝贝。”

刘默边下楼梯，边说：“羡慕了送给你。”“给我？你舍得呀！”张华故意激将刘默。听到张华这样说，刘默言不由衷地说：“舍得——”张华继续激她：“那好，现在就给我。”两人做交接状。

在嬉闹中，张华伸手从刘默怀里要抱文文时，杨丽也要抱文文，在三个姐妹的争抢中，不知怎地，孩子不幸脱手，重重地摔在了水泥楼梯上，随着一声惨叫，三个女人顿时吓蒙了。

等刘默醒悟过来时，吴文文顺着楼梯往下翻滚着。她撕心裂肺般地喊着：“文文，文文——”哭喊着扑向儿子，双手徒劳地想抓着儿子。然而，她的儿子已经从五楼滚下了四楼楼梯。三个女人拼命地冲下去，跑在前面的刘默及时地抓着继续滚落的文文。滚落中的文文已经哭不出声来，他脸色苍白，后脑在流血。刘默哭喊着：“文文，文文……快……快……快……快叫救护车。”她抱起文文，拼命地冲下楼去。张华吓得一时蒙在那里，杨丽着急地喊道：“快撵上呀，我来打120。”她哆哆嗦嗦手按着手机键。

小区人行道上，刘默抱着文文拼命地往前冲。一位邻居经过，问：“咋了？咋了？”张华带着哭音：“文文摔到楼梯上了！”刘默哭喊着：“文文——文文——”众多邻居惊诧地望着刘默。

快到门口时，刘默脚下一滑，狠狠地摔了一跤，孩子在惯性的作用下飞了出去。

正在这紧要关头，已经下车的李敬一一个箭步跑上去，就势一蹲，稳稳地接住了孩子。众邻居松了一口气：“好，好样的！”刘默从地上爬起，不顾一切地喊：“文文，文文——”李敬一正要把孩子递给她，看见救护车呼啸而来，就急忙转过身，朝救护车冲过去。医生护士下车，询问着：“刚才你打的120？”

李敬一不由分说：“是的，是的。快——”护士们赶忙拿下担架，李敬一将文文放到担架上说：“快，上车，查看伤情！”文文浑身是血，呼吸已经很微弱，张华和杨丽脸色苍白地跑过来。

刘默跑到医生护士跟前，“扑通”一跪，哭道：“医生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文文，求求你，救救我的文文——”医生焦急地喊：“大姐，你冷静一下。走，赶快到医院！”

刘默哭喊着：“文文——我的文文——”

李敬一雪白的衬衫上留下斑斑的血迹，站在急救车旁默默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护士喊道：“家属上车！”刘默被张华、杨丽软绵绵地搀上救护车。

这时，李敬一的手机响了，他连忙接了电话：“……喂喂，什么？朱天娜在去滨河公园小区的路上，骑电动车被车撞了？伤得咋样？哦，骨折了！行行，我马上去……”

护士还没有关车门，司机开启喇叭在催。护士向李敬一招手，李敬一不应，索性和赵国平一起走向小区，护士走下车来，跑过去拉他：“喂，说你呢，快走哇，快走哇，天底下没有见过你这个狠心当爸的。”张华急忙解释：“护士护士，你误会他了，他不是孩子的父亲。”救护车启动，呼啸而去，消失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中，众邻居还在议论纷纷。

一个地下赌博窝点内，现场乌烟瘴气。一个麻将桌前，马新阳大笑着说：“哈哈，哈哈，一炮三响，黄金万两。”说着，他把自己的牌推倒。吴江看马新阳赢了，还在怪着自己：“哟，臭臭臭，都破吉尼斯纪录了。”四人又洗牌、码牌、起牌、打牌，一连三四下，吴江已经输了一千多元。他颤抖着手点了一根烟，忽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急忙拿出看了看。刘麻子打出一张牌，问道：

“是你老婆吧？”“不是，陌生人的……”吴江说完，把手机挂掉。

医院急救科走廊里，刘默已经哭晕倒在躺椅上，满脸沮丧的张华抱着她的头，杨丽在焦急地拨打着手机。张华着急地问：“通了吗？”杨丽说：“通了，可又挂掉了。”

张华急躁地说：“看你，就这么个事，还办得拖泥带水的，接着打！”杨丽接着打，通了：“喂喂，吴江吗？”手机里传来吴江的声音：“打啥呀打，不知道老子在打牌呀，叫魂似的，换个手机老子都不知道你是谁了，再打老子回去揍你！”接着，是手机的忙音。杨丽很生气地说：“这个吴江！”

张华询问：“他又挂了？”

杨丽点点头，张华的心情更加沮丧：“今天是啥日子呀，都把人煎熬死了。我怕，要是文文有个三长两短，该咋办啊？”“怕啥？你怕事就能挽回了？摊上你个倒霉蛋，跟着你都塞牙！让你去打牌，非说要逛街。这不，闹出事来了吧？”杨丽埋怨着张华。

“你说咋办？”

“咋办？文文不是正在抢救着吗。”

“唉，都怨咱们，要不是抢着抱文文，也不会出这么大的事。”

“事情出来了，埋怨也没用，最重要的是文文千万别出什么事。”

“要是抢救不过来，咋办？”

“呸、呸、呸！别胡说八道。”

这时，刘默慢慢地缓过劲来，声音微弱地呼喊：“文文……文文……”张华赶忙安慰着她：“刘默，孩子正在抢救呢。”她挣扎着要起来，“我去看看，我去看看……”还没站起，就又踉跄两下跌倒在地。张华、杨丽赶忙把刘默扶起，坐在走廊的座椅上。

麻将室内，烟雾腾腾，吴江和他的赌友刘麻子、王汉、马新阳还继续在打麻将。刘麻子打了一张三饼，吴江看了一下，犹豫着，准备起牌。这时，王汉把牌一摊，“和了……”

刘麻子伸手把吴江的牌一推，大伙儿看了哈哈大笑。王汉说：“吴江，姜还是老的辣吧，不信你羊不吃麦苗，叫你贪大。”吴江缓缓地把手中快要捏碎

的牌，“啪”的往桌上一放，“哥们儿，你看这是啥？”马新阳感到不可思议地说：“三饼，我的天，这家伙认牌。”

吴江挥拳佯打对方，“我说哥呀，今天算是遇见你个冤家了，都打瘫我十几回了，都说今天我的手臭，原来都是你妨的呀！”“你说哪里去了，要不是你贪大，放屁也轮不上我赢。”王汉说道。

吴江叹口气，说道：“不说了不说了，今天老子的手气差，不到两个小时就输了两千多，你说背不背。”刘麻子接过吴江的话，说：“可不是嘛，不逮几只大蚂蚱，几时能翻过身来？”

吴江继续说道：“常言说得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人总不会尽走麦城的，兔子还有三天旺运呢。”“看看，输红眼了吧，我看这样吧，今天算了，等你手气好了，哥儿几个再——”马新阳边码牌边说道。

“哥哥，你小看兄弟了，你不就是害怕兄弟我输不起。”吴江“啪”地把一沓人民币摔在桌子上，“你看这是啥？我就不信你会把它都赢过去。”“吴江兄弟你心小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是心疼你成堆成堆的钞票，哗啦啦往我们怀里跑。”王汉道。

“这我知道，牌桌上靠的是牌技和运气，有本事你下一牌自摸，没本事你次次都垫底，玩嘛，都玩个痛快，起牌，起牌。”吴江继续说。

四人继续洗牌、码牌、起牌、打牌，忽然外面有人在敲门，四人屏气。刘麻子小心地问：“谁呀……”门外响起叫吴江的声音：“吴江在吗？”刘麻子看看吴江，吴江摆摆手。刘麻子说：“没有呀，今天上午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他在家抱孩子呢。”

门外的声音：“行行，要是你知道他在哪里，就请告诉他，他家文文摔到楼梯上了，正在医院里抢救呢。”刘麻子感到惊讶，不相信地反问：“你说什么？”门外的声音继续说：“他家文文摔到楼梯上了，正在医院里抢救呢。”

吴江急忙把牌一推，立马站起来，话音都变了：“啥，啥，文文出事了，文文出事了？”说完，慌忙往外跑。

吴江和小区邻居边往下跑，边着急地询问着：“赵叔，你是说文文出事了？”邻居赵叔边喘着气边说：“可不是，大家找你都找疯了。”吴江急切地

问：“在哪家医院？”

赵叔说：“我也不知道，120接走的，噢，你打个电话。”吴江嘴里骂道：“这个臭娘们儿！噢，谢谢了，赵叔。”“应该的，应该的，需要帮忙的地方你说一声。”赵叔道。

吴江急匆匆地跑，边跑边开手机，打开了未接来电，拨了过去。

在医院急救科手术室外，刘默在躺椅上哭得死去活来，张华在安慰着她，杨丽在焦急地来回踱步。这时，她的手机响起来。“来了，来了……”的来电铃声。“文文呢？文文呢？”刘默有点意识不清地在问。

杨丽打开手机一看，是吴江打来的，急忙对张华说：“是吴江来电话了。”急忙接电话，“喂喂，你是吴江吧？我是谁？我是刘默的朋友杨丽……我们在哪儿？在市医院……文文怎么了？文文正在抢救呢……刘默呢？刘默在哭……你快来吧……”

刘默忽地又坐起来，嘴里喊道：“文文……文文……你不要走，快拉着妈妈的手，妈妈不要你和风筝一起飞走。”她挣扎着站起要向急救室走去，结果又摔了一跤，搀起时，她鬓角满是鲜血。张华喊着：“医生，医生——”杨丽慌乱中把手机放在靠椅上，跑去找医生，“医生、医生。”不大一会儿，医生过来，赶忙给刘默包扎。手机里的声音：“杨丽，你告诉刘默，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看我咋收拾她！”

吴江急匆匆地从外面赶来，看到刘默气就不打一处来，对着刘默就是一顿臭骂：“你这臭娘们儿！连个孩子你都给我管不好。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非扒掉你的皮不可！”

刘默坐在躺椅上哭泣着，张华和杨丽尴尬地坐在一边。吴江看到刘默还在哭泣，更是来气，“哭、哭，现在哭有什么用？臭娘们儿！没用的东西！”

这时，手术室的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医生和护士。刘默、吴江、杨丽和张华看到医生们从急救室里走出来，急忙迎了上去。吴江和刘默都不约而同地询问医生：“医生，孩子怎么样了？”主治医生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你们进去看看孩子吧。”闻听到医生的话，刘默撕心裂肺地哭喊着跑

进急救室，“文文——我的文文——”

手术室内，急救床上的文文被白色的单子蒙着。刘默扑到文文的身上痛哭着：“文文啊文文，都怪妈妈呀，都怪妈妈呀。你咋不让妈妈替你去死啊……文文——我的好文文——”刘默撕心裂肺地哭着，周围的人也都流下同情和难过的眼泪。吴江揭开白布，望着孩子的脸，泪流满面。刘默看到孩子紧闭的双眼，一下子休克了过去。张华和杨丽赶忙过去抱着刘默。张华在喊：“医生——医生——快来呀！”

东方苑小区别墅区一栋别墅里，李敬一已经把女业主和郭菲之间的纠纷处理完，他走到女业主的跟前，说道：“刚才实在对不起了。请你放心，我们一定按照合同的要求执行，装修后保准让你满意的。”“当初我就是冲着你们公司的名气和实力去找你们的。只要你们按照合同的要求装修，我就放心了。”女业主也不再如刚开始那样蛮横无理了，而是和颜悦色地说话。李敬一把脸转向郭菲，说：“那好，这里由小郭负责处理这些不合格的地板材料。我和赵总还有其他的事要忙，先走了。”说完就和赵国平急匆匆地下楼。

朱天娜被送进医院后对伤口做了处理，她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想着心事。她看到李敬一和赵国平走进来，有点不好意思地坐起来，说：“啊，李总，您来了。都检查过了，只是一点小擦伤，医生说要休息一阵子。”

李敬一问道：“小娜，滨河花园工地上不是没啥事了吗？”“是没事了，可我就是不放心，就想赶过去看看。”朱天娜回答道。李敬一嗔怪道：“工程部的曹经理不是在那里盯着吗？”“不是的，李总，看着您一个人忙前忙后的，我们这些做员工的，心里不是个滋味。”朱天娜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李敬一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他感动地说：“连累你们了。”朱天娜有点任性地说：“李总，我乐意。”

李敬一看了一眼赵国平，然后走近朱天娜的病床，查看她的伤情。朱天娜的右脚已经肿胀，李敬一心疼地说：“看把你伤的——”朱天娜激动地说：“李总，也许……”李敬一问道：“也许什么？”朱天娜说：“也许是命，是美凤姐在惩罚我……”